

## 福鼎澳腰莆仙方言岛再调查

蔡国妹

(闽江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福鼎沙垵澳腰话是典型的“岛中岛型”方言岛,具有珍贵的样品价值。李如龙先生1983年对之作过调查,但时至今日,语音面貌有较大的变化。详细描写澳腰话的语音面貌,并参照其与本土莆仙话、闽南话和闽东话的异同,可以勾勒澳腰话近三百年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在异方言的包围下的融合与变异。

**关键词:**澳腰话;岛中岛型方言岛;对比;融合;变异

中图分类号:H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3)01-0038-06

### 引言

方言岛最根本的特征是它们与大本营方言分离开来,同时处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包围之中,面积较小。<sup>[1]28-35</sup>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对于在异方言环境下的语言交际、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

澳腰话是莆仙话方言岛,位于福建省福鼎县沙垵镇。沙垵镇是一个小渔村。李如龙先生1983年对之进行过调查,记录澳腰话的音系和400多条词语,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澳腰话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澳腰话的性质:“澳腰莆田方言岛在闽南、闽东两种方言的双重包围下正在变成了‘三合体’。”<sup>[2]83</sup>游汝杰先生把澳腰话视为“块中点状——岛中岛型”方言岛。<sup>[3]161-167</sup>

无论是游汝杰、陈章太<sup>[4]</sup>还是庄初升<sup>[5]</sup>,他们在谈论“岛中岛型”方言时均以澳腰话为例,至少说明澳腰话有着极其珍贵的样品价值。然而,澳腰话的重要性与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程度似乎不成正比。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

决。比如,“澳腰话这个莆田、闽南、闽东三种方言的结合体各种方言成分各占多少比例,这就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sup>[2]83</sup>本人的前期调查也发现,李如龙先生1983调查音系(下文简称为“李氏音系”)有54个韵母,而时至今日澳腰话的韵母锐减至43个。为什么在短短三十年间,澳腰话有如此明显的变化?显然,前期的研究成果无法为我们提供此类问题的科学答案。有必要开展有深度的调查研究。

本人于2010年11月对澳腰话进行实地调查,发音合作人是李友和李国明先生:李友和,时年53岁,中学文化程度,世居澳腰村,90年代末至福鼎城关经商。会说澳腰话、沙垵话和桐山话。李国明,时年60岁,初中文化,世居澳腰村。

据发音人介绍,他们是陆续从莆田县迁移过来的,当地族谱记载最早的移居过来的是约三百年前的应榆公,至今已有十五代了。目前当地居民还每年祭扫二百年前的祖先盛世公的

收稿日期:2012-10-25

作者简介:蔡国妹,女,闽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福建莆仙方言与粤琼闽语比较研究”(12YJC740003);2011年度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福鼎澳腰方言岛深度调查”(JA11207S)。

坟墓。澳腰人现在还经常与莆仙人来往,还专门到莆田市寻祖。

澳腰话是岛中之岛——闽南方言岛包围的莆仙话。澳腰人捕鱼为主,农业为辅。澳腰话主要通行于澳腰、后港和海屿三个小村落。他们家里都讲澳腰话,同外人交往则说沙垵话或桐山话。桐山是福鼎县城,桐山话在闽东方言中算是较有“个性”的方言。沙垵话是近于泉州、永春口音的闽南方言岛。<sup>[6][23]</sup>沙垵镇范围内,除了澳腰话外,大多通行这种闽南方言。澳腰话的老底近于莆仙话。历经近三百年的独立发展,沙垵话和本土闽南话之间、澳腰话与本土莆仙话之间区别较大,正常对话有一定难度。

由于篇幅限制,论文仅就澳腰话的语音层面展开论述。下面先描写澳腰话的声韵调系统,对比分析其与本土莆仙话、闽南话和闽东话的异同,并参照李氏音系与本音系的差异,探求澳腰话在近三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在沙垵闽南话和闽东桐山话的影响和渗透下的变异和发展。虽然,沙垵话与本土闽南话有一定差别,福鼎桐山话与闽东话的代表点福州话也有一定的差距,但毕竟异大于同,且在下文涉及的对比如项上基本一致(若有不同将特别指出)。所以这里仍把澳腰话与厦门话(闽南话代表)和福州话(闽东话代表)相比较。厦门话和福州话注音参照《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2003)。

本文采用数字标记调类,对应如下:1(阴平)、2(阳平)、3(阴上)、5(阴去)、6(阳去)、7(阴入)、8(阳入),无4(阳上)。

### 一、澳腰话的语音系统

#### (一)澳腰话的声母

澳腰话共有18个声母(包括零声母):

p 布饱榜缚 p<sup>h</sup> 皮片蜂浮 m 毛妹棉木  
b 米卖袜味 ts 水早醉酱 ts<sup>h</sup> 草菜村吹  
dz 二字 s 四洗双孙 t 大东猪灯  
t<sup>h</sup> 窗头天虫 n 女年脓脑 l 利狼老雷  
k 鸡猴惊近 k<sup>h</sup> 去缺勤滚 ŋ 五验玉硬  
g 月牛外鹅 h 鱼兄乡学了 Ø 我雨荣药

说明:m、ŋ常与鼻化韵鼻音尾韵相拼,b、g则多拼纯元音韵,大体不对立。

#### (二)澳腰话的韵母

澳腰话共有43个韵母:

-Ø、-i、-u尾韵(17个)

a 家加早百 o 歌饱茶鸭 o 过师哥私  
e 鸡雪先脆 i 戏字鱼铁 u 牛舅浮副  
ɛ 十 ue 火吹赔岁 ia 鹅纸靴寄  
iu 手酒油救 ui 水雷碎软 eu 亩否  
ua 花沙带辣 ou 布古虎雨 ai 海派开败  
ieu 表桥笑巧 au 草头扫狗

鼻化韵(8个)

ã 生病姓井 õ 胆三敢馅 ẽ 店千前间  
iã 线名行 uã 汗山半换 uẽ 关园远丸  
iũ 羊张唱浆 i肩

鼻尾韵(10个)

aŋ 工葱南贪 iaŋ 剑欠尖烟 uaŋ 管乱湾惯  
oŋ 党江讲王 ioŋ 伤用龙钟 uoŋ 专选船孙  
ɛŋ 仙肯等连 ieŋ 建献颜然 iŋ 天根心民  
ŋ 汤光酸长

塞尾韵(8个)

aʔ 北目塔角 uaʔ 法罚乏 ɔʔ 剥缚学确  
uoʔ 出国物越 ɛʔ 色获烈贼 ieʔ 缺结灭决  
ioʔ 竹逐局俗 iʔ 急笔七力

#### (三)澳腰话声调

澳腰话的声调有7类: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44	24	45	52	21	11	4
例字	诗猪	时除	死汝	四著	是箸	识积	食育
代码	1	2	3	5	6	7	8

澳腰话有七种声调: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古全浊上声字归阳去。与闽南话和闽东话基本一致。

澳腰话也普遍存在连读变调现象。但其变调规律比较复杂且富有特色,将另文讨论,这里暂不赘述。

#### 二、澳腰话的语音特点

下面比照厦门话、福州话和莆仙话,归纳澳腰话的语音特点:

(一)中古的明疑日母的部分字澳腰话读为浊声母 b、dz、g, 如: 买 be<sup>3</sup>、卖 be<sup>6</sup>、米 bi<sup>3</sup>、袜 bue<sup>2</sup>、味 bi<sup>6</sup>、尾 bue<sup>3</sup>、帽 bo<sup>6</sup>、二 dzi<sup>6</sup>、字 dzi<sup>6</sup>、月 gue<sup>2</sup>、牛 gu<sup>2</sup>、外 gua<sup>6</sup>、鹅 gia<sup>2</sup> 等。这种浊声母的分布与闽南漳州话比较一致。<sup>[7]151-154</sup> 莆仙话浊音清化为相应的 p、ts、k。

(二)无清边擦音 ɬ, 中古心禅等母读为 s, 如: 笋 suŋ<sup>3</sup>、色 seŋ<sup>7</sup>、烧 sieu<sup>1</sup> 等。这点与闽南话和闽东话相同而与莆仙话不同。莆仙话的 ɬ 声母字中包含中古的心、邪、生、书、禅母字(只有少数读变为 ts)等。下面例子按“福州话/厦门话/莆仙话”排序:“新”sin<sup>1</sup>/sin<sup>1</sup>/ɬin<sup>1</sup>,”三”saŋ<sup>1</sup>/sam<sup>1</sup>/ɬaŋ<sup>1</sup>,”沙”sa<sup>1</sup>/sa<sup>1</sup>/ɬa<sup>1</sup>,”坐”soy<sup>6</sup>/tse<sup>6</sup>/ɬe<sup>6</sup>,”痒”suŋ<sup>6</sup>/ts iŋ<sup>6</sup>/ɬieu<sup>6</sup>,”翼”siŋ<sup>8</sup>/sit<sup>8</sup>/ɬiŋ<sup>8</sup>。目前学者们一般认为,莆仙话中的声母 ɬ 是古越语的遗留。<sup>[8]291-296</sup> 显然,澳腰话在近三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其标志性语音特征 ɬ 在沙埕话和桐山话的影响和渗透下消失了。

(三)中古泥来母在澳腰话不混,n、l 有别,如:南 naŋ<sup>2</sup>≠蓝 laŋ<sup>2</sup>、脑 nau<sup>3</sup>≠老 lau<sup>3</sup> 等。这也是当前莆仙话的特点。闽南话和闽东话中 n、l 是相混的。如:福州话“南=蓝”naŋ<sup>2</sup>,”脑=老”no<sup>3</sup>,厦门话“南=蓝”lam<sup>2</sup>,”脑=老”lo<sup>3</sup>。其实,闽南话和闽东话古泥来混同的历史也并不久远。以闽东话为例,在《戚林八音》(乾隆初年汇编的福州话韵书,已流传了三百多年)、《福州方言拼音字典》(1870)都清楚地区分 n、l 两母,《闽音研究》(1930)已提出福州有部分人 n、l 相混,现在福州话则完全混同。<sup>[9]6</sup>

(四)莆仙话和闽东话多音词的后音节声母往往发生与前字韵尾相类似的变化,即所谓声母类化或称顺同化。在澳腰话里,这种现象也有所反映,如:

枕头 tsin<sup>1</sup> t<sup>h</sup>-nau 秤锤 ts<sup>h</sup>in<sup>1</sup> t<sup>h</sup>-nui

冤家 uoŋ k-ŋa 中央 tioŋ 0-ŋioŋ

雨伞 hou s-nua 操庭<sub>(操场)</sub> ts<sup>h</sup>au t-niä

声母类化并不普遍,其变化的范围比莆仙话和福州话小得多。李如龙认为“这可能是受沙埕闽南话的影响,闽南话这种音变是很少的”<sup>[12]78</sup>。本

文认为澳腰话的这个特点可能恰恰体现了莆仙话的早期面貌。理由如下:莆仙话的声母类化与闽东福州话基本一致,是受后者影响的结果。而福州话的声母类化的历史并不久远。陈泽平先生发现在《福州方言拼音字典》等一批反映十九世纪福州方言的英文资料中,对于声母类化这种至今福州话的重要特点,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且不很明确。“因此,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测,今福州话的声母类化现象在 19 世纪还处于发展期内,还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语音规则,只是一种跟随意谈话风格相联系的声母含混现象,和北京话轻声音节的声母含混类似。……这种现象由于某种原因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得到强化,到陶燠民发表的《闽音研究》的 1930 年,已经变成普遍的、带有强制性的语音规则。”<sup>[10]431-440</sup> 这种声母类化现象在百年前的兴化话罗马字(“兴化”莆田的旧称)中也体现不够充分。<sup>[11]73-78</sup> 因此,澳腰话当前少有声母类化现象很可能是保留移民之初的方言面貌,而不是由于受沙埕闽南话的影响,使原本丰富的声母类化现象变少了。

(五)澳腰话有鼻化韵 ā、ǎ、ē、iā、uā、uē、iū、ī 等,如:姓 sā<sup>5</sup>、井 tsā<sup>3</sup>、胆 tǎ<sup>3</sup>、三 sǎ<sup>1</sup>、千 ts<sup>h</sup>ē<sup>1</sup>、店 tē<sup>5</sup>、线 siā<sup>5</sup>、行 kiā<sup>2</sup>、山 suā<sup>1</sup>、半 puā<sup>5</sup>、关 kuē<sup>1</sup>、远 huē<sup>6</sup>、羊 iū<sup>2</sup>、唱 ts<sup>h</sup>iū<sup>5</sup>、肩 kī<sup>1</sup> 等。这种鼻化韵都是白读音,往往有与其相配的阳声韵文读。这点与闽南话和莆仙地区的仙游话基本相同。但闽东话没有鼻化韵,与阳声韵文读相配的白读也往往是阳声韵,鼻韵尾尚未脱落。

李氏认为早期澳腰人基本上是从莆田涵江、江口一带迁移过去的。<sup>[12]75</sup> 而目前,在本地,包括涵江江口一带的莆田地区的鼻化色彩,由于受闽东福州话的影响已完全消失,鼻化韵转为相应的阴声韵。仙游话的鼻化色彩和莆田话的非鼻化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莆仙话内部南北两片的重要差别。但莆田话早期也应该是有鼻化韵的。这有两方面的佐证:一百年前兴化话圣经《新约全诗附诗篇》(1912)中莆田

话早期有一套鼻化韵<sup>[12]35-45</sup>;当前莆仙话中的某些语音例外现象,是莆田话早期鼻化的残迹。就声母类化而言,莆田话“算盘 $\text{ɬua p-mua}$ ”、“山边 $\text{ɬua p-miŋ}$ ”、“酱米 $\text{tsiau p-mi}$ ”、“寒天 $\text{kua t}^h\text{-niŋ}$ ”按照声母类化的一般规律后字当类化为 $\beta$ -而不是 $m$ -,“后生 $\text{hau ɬ-na}$ ”“砒霜 $\text{p}^h\text{ɬ-nuŋ}$ ”“衣裳 $\text{iɬ-niau}$ ”连读时后字声母变读为 $n$ -,而按照一般的类化规则,ɬ-连读时当类化为 $l$ -。这里 $n$ -、 $m$ -的出现,说明其前字韵母在早期的莆田话中当有鼻化色彩。

据此,我们得到提示:莆仙话内部,北片莆田话原先当有鼻化韵,后来由于自身的发展和闽东话的影响消失了,只在个别词上还留有它的残迹;而这种鼻化色彩在临近闽南的南片仙游话中至今却保存完好。

(六)澳腰话只有一套韵尾-ŋ和-ʔ,如:侵=亲= $\text{ts}^h\text{iŋ}^1$ 、心=新=升 $\text{siŋ}^1$ 、集=疾=籍 $\text{tsi}^2$ 等。这点与闽东话和莆仙话基本相同,但闽南话系统保留中古音的三套韵尾 $-m/-p/-n/-t/-k/-ŋ$ 。

(七)澳腰话无撮口呼,中古鱼虞两韵读为齐齿呼 $i$ ,如:猪 $\text{ti}^1$ 、鱼 $\text{hi}^2$ 、书 $\text{si}^1$ 、区 $\text{k}^h\text{i}^1$ 等;中古臻摄开口的痕真殷三韵见组字澳腰话读为 $iŋ$ ,如:根 $\text{kiŋ}^1$ 、银 $\text{ŋiŋ}^2$ 、近 $\text{kiŋ}^6$ 、勤 $\text{kiŋ}^2$ 等。没有撮口韵也是闽南话的一大特点,而莆仙话和福州话

均有撮口呼 $y$ 、 $yŋ$ 。但福鼎桐山话是闽东方言中唯一没有撮口呼韵母的,李氏认为其是沙埕话对桐山话影响的结果。<sup>[6]132</sup>

(八)澳腰话无 $\emptyset$ 韵,莆仙话 $\emptyset$ 的大部分字在澳腰话读为 $e$ ,如:雪 $\text{se}^6$ 、初 $\text{ts}^h\text{e}^1$ 、梳 $\text{se}^1$ 、袋 $\text{te}^6$ 等。闽南话音系亦无 $\emptyset$ 韵,而莆仙话和福州话均有 $\emptyset$ 韵。

以上(六)、(七)、(八)涉及澳腰话近三十年来变化,详见下文。

(九)澳腰话部分常用字白读已发生促声(入声)舒化现象,阴入的白读混入阳去,阳入的白读混入阳平,如:百 $\text{pa}^6$ 、尺 $\text{ts}^h\text{ieu}^6$ 、阔 $\text{k}^h\text{ua}^6$ 、铁 $\text{t}^h\text{i}^6$ 、舌 $\text{si}^2$ 、辣 $\text{lua}^2$ 、石 $\text{sieu}^2$ 、月 $\text{gue}^2$ 等。这点与莆仙话相同。中古的有些入声字在莆仙话中由于高频使用,其白读已经脱落喉塞韵尾而变为相应的阴声韵,根据调值相近原则,阴入字混入相应的阳去,阳入字混入相应的阳平。<sup>[13]39-41</sup>闽南话和闽东话入声尚未产生舒化现象。下面按“厦门话/福州话/莆仙话”排序(仅列出白读音,福州话若无对应白读放空):“踏” $\text{ta}^2$ / $\text{t}^2$ 、“辣” $\text{lua}^2$ / $\text{lua}^2$ 、“节” $\text{tsue}^2$ / $\text{tsai}^2$ / $\text{tse}^6$ 、“白” $\text{pe}^2$ / $\text{pa}^2$ / $\text{pa}^2$ 、“石” $\text{tsio}^2$ / $\text{su}^2$ / $\text{ɬiau}^2$ 。

澳腰话与沿海闽语三地共时的语音差异图示如下:

	澳腰话	莆仙话	闽南话	闽东话
1 有无浊塞音声母	+	-	+	-
2 有无清边擦音 $\text{ɬ}$	-	+	-	-
3 是否 $n$ 、 $l$ 有别	+	+	-	-
4 有无系统的声母类化	-	+	-	+
5 有无鼻化韵	+	+(仙游话) -(莆田话)	+	-
6 是否只有一套韵尾-ŋ、-ʔ	+		-	+
7 有无撮口呼	-	+	-	+
8 有无 $\emptyset$ 韵	-	+	-	+
9 是否入声舒化	+	+	-	-

从历时的角度看,澳腰话的语音演变有三种情况:1. 有浊塞音声母、缺少声母类化、有鼻化韵,这是莆仙话前期特征的遗留,与莆仙话脱胎于闽南话的历史事实相符;2. 泥来有别、有鼻化韵、促声舒化保留了本土莆仙话的特征;3. 莆仙话的标志性特征 $\text{ɬ}$ 在澳腰话消失转化为

$s$ ,是澳腰话近三百年来由于远离本土受外围的沙埕闽南话和桐山闽东话影响而致。这种外方言的影响和渗透在近三十年显得尤其突出。

### 三、澳腰话近三十年来的语音变异

本音系与李氏音系有些不同,主要体现在韵母上。



李氏音系有 54 个韵母, 而本音系只有 43 个韵母。李氏音系中有而本音系没有的韵母有 15 种:  $\emptyset$ 、y、io、uai、 $\tilde{\emptyset}$ 、yŋ、ak、iak、ɔk、io̯k、uak、uok、ek、ik、yʔ。本音系有而李氏音系没有的韵母有 6 种:  $\varepsilon$ 、i、iũ、ieʔ、ioʔ、iʔ。可见, 李氏音系中的有些韵母在本音系中进行合并或替换:

#### (一) 合并

1. 澳腰话没撮口呼, 李氏的 y、yŋ、yʔ 并入齐齿呼 i、iŋ、iʔ。

2. 澳腰话没有  $\emptyset$  韵, 李氏的  $\emptyset$  并入 e,  $\tilde{\emptyset}$  并入 ŋ, io 并入 ieu, uai 并入 ue。

3. 澳腰话没有 -k 塞音尾韵, 李氏的 ak、iak、uak、uok、ɔk、ek、ik 分别并入相应的 aʔ、iaʔ、uaʔ、uoʔ、ɔʔ、ɛʔ、iʔ。

#### (二) 替换

李氏的 iẽu 替换为 iũ, ieʔ 替换为 ieʔ, io̯k 替换为 ioʔ。

这种差异如此广泛, 基本可以剔除由于发音者不同引起的偶然因素, 考虑到两种音系相距近三十年, 我们可以把二者处理成老派与新派的区别,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澳腰话的语音变异现象。扣除个别音值替换(iẽu→iũ, ieʔ→ieʔ), 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由于撮口呼、 $\emptyset$  系列韵母和 -k 韵尾的消失而引起音类归并, 使韵母数量锐减。

撮口呼、 $\emptyset$  系列韵母的消失是沙垵话和桐山话综合影响的结果, 因为二者均没有撮口呼和  $\emptyset$ , 桐山话的这个特征与福州话有所不同。<sup>[14]883-899</sup>

-k 韵尾消失当是由于桐山话的影响, 因为沙垵话中至今仍有较丰富的 -k 尾韵。澳腰话中老派的 -k 应该是早期莆仙话的遗留。一般认为莆仙话是宋代之后从闽南话中分化出来的, 所以早期应该也有像闽南话一样的 -p、-t、-k 韵尾, 后来由于闽东话的影响弱化为 -ʔ。

福州话早期应该也有是两套韵尾的。《戚林八音》入声字的韵部有十七个, 韵尾有 -k、-ʔ 两类。今天, 一部分中年以上的福州人还大体保留着这两种入声韵尾的不同读法。如“白 paʔ<sup>8</sup> ≠ 拔

pak<sup>8</sup>”。<sup>[15]81</sup> 但大多数人在单独发音时已分辨不清, 把原来读为 -k 尾的字也读为 -ʔ 韵尾。

就是在 -p、-t、-k 丰富的闽南话内部, 辅音韵尾也已显弱化之势。《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1962 年油印本, 下册) 一书在记录漳州音韵母时特别注明: “漳州近年来 -n、-ŋ 两尾有互混情况。” 郭锦桴也发现漳州话的韵尾已有明显的归并和简化: (1) -n、-ŋ 鼻音韵尾相混, (2) -t、-k 入声韵尾归并为 -ʔ, (3) -m 转化为 -n, -p 转化为 -ʔ 已有明显的表现。<sup>[16]127-136</sup> 陈碧加调查老中青三派的语音状况后得出, 漳州音前后鼻音尾互混主要发生在青少年一代, 近三十年来尤其明显。<sup>[17]117-126</sup>

可见, 闽语内部韵尾的归并和简化已成态势, 只是莆仙话和福州话发展得更快一些。澳腰话由于远离本土, -k 韵尾保存得更久一些, 直至近三十年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 澳腰人与桐山话交往更为频繁, 受其影响而消失了。

澳腰话近三十年语音变异的原因, 主要是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 澳腰岛与外界的联系更为频繁, 从而加速澳腰话与邻近方言的趋同态势。

#### 四、小结

对比澳腰话与莆仙话、闽南话和闽东话的异同, 我们可以看出澳腰话兼有莆仙话、闽南话和闽东话的若干成分, 显出兼收并蓄的特点。

由于澳腰话是“岛中之岛”, 可能两三百年前迁移过来的时候与沙垵话(闽南话)和桐山话(闽东话)有明显区别, 与本土莆仙话相差不大。但后来受到后两种方言的影响和渗透渐趋一致。这种影响和渗透的速度是很快的。据当地人说, 当前说这种澳腰话的也就只有二三百人了, 许多人改说沙垵话和桐山话, 成为双语甚至三语者。澳腰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当地并不占优势地位, 人口较少, 且目前不断有人出外谋生, 岛民的方言意识淡薄。这些似乎预示着澳腰方言岛未来将进一步走向消融, 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 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 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演变, 并最终改用强

势方言。澳腰话如此,将来的沙埕话亦当如此。当然,这种语言的衰变现象是渐进式的,整个过程的最终完成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一般认为,莆仙方言是早期受邻近的闽东话影响而从闽南话中分化而来的。澳腰话的形成与本土莆仙话的形成有些相似,可视为后者的一个缩影,对研究莆仙话的历史演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J].语言研究,2005(4).
- [2]李如龙.澳腰莆田方言岛记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2).
- [3]游汝杰.汉语方言岛及其文化背景[J].中国文化,1990(2).
- [4]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 [5]庄初升.试论汉语方言岛[J].学术研究,1996(3).
- [6]李如龙.福鼎沙埕镇的闽南方言岛[C]//李如龙,庄初升,严修鸿.福建双方言研究.香港:汉学出版社,1995.
- [7]马重奇.漳州方言研究[M].香港:纵横出版社,1994.
- [8]叶宝奎.莆仙方言边擦音初探[C]//丁邦新,张双庆.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2002.
- [9]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10]陈泽平.十九世纪的福州音系[J].中国语文,2002(5).
- [11]刘福铸.兴化话罗马字研究[J].莆田学院学报,2002(4).
- [12]戴黎刚.莆田话《新约全书附诗篇》(1912年)所见音系[J].中国语文,2007(1).
- [13]蔡国妹.莆仙方言的入声舒化现象考察[J].闽江学院学报,2007(4).
- [14]林守无,主编.福鼎县志·方言[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3.
- [15]李如龙,梁玉璋,陈天良.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J].中国语文,1979(4).
- [16]郭锦桴.近一百年来漳州话语音的变化[C]//陈碧加.闽南方言·漳州话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 [17]陈碧加.漳州话前后鼻韵尾演变状况及其运用[C]//陈碧加.闽南方言·漳州话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林清书]

## A Further Study on Puxian Dialect Zone in Aoyao Village, Fuding

CAI Guo-mei

**Abstract:** The Aoyao dialect in Shacheng town, Fuding county is a typical enclosed dialect zone. The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Aoyao dialect, to find ou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en compared with Putian dialect, south Fujian dialect and east Fujian dialect. The author tries to outline the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of Putian dialect zone, i.e. Aoyao dialect for nearly 300 years especially in recent 30 years.

**Key words:** Aoyao dialect; dialect zone; comparison; integration; variation